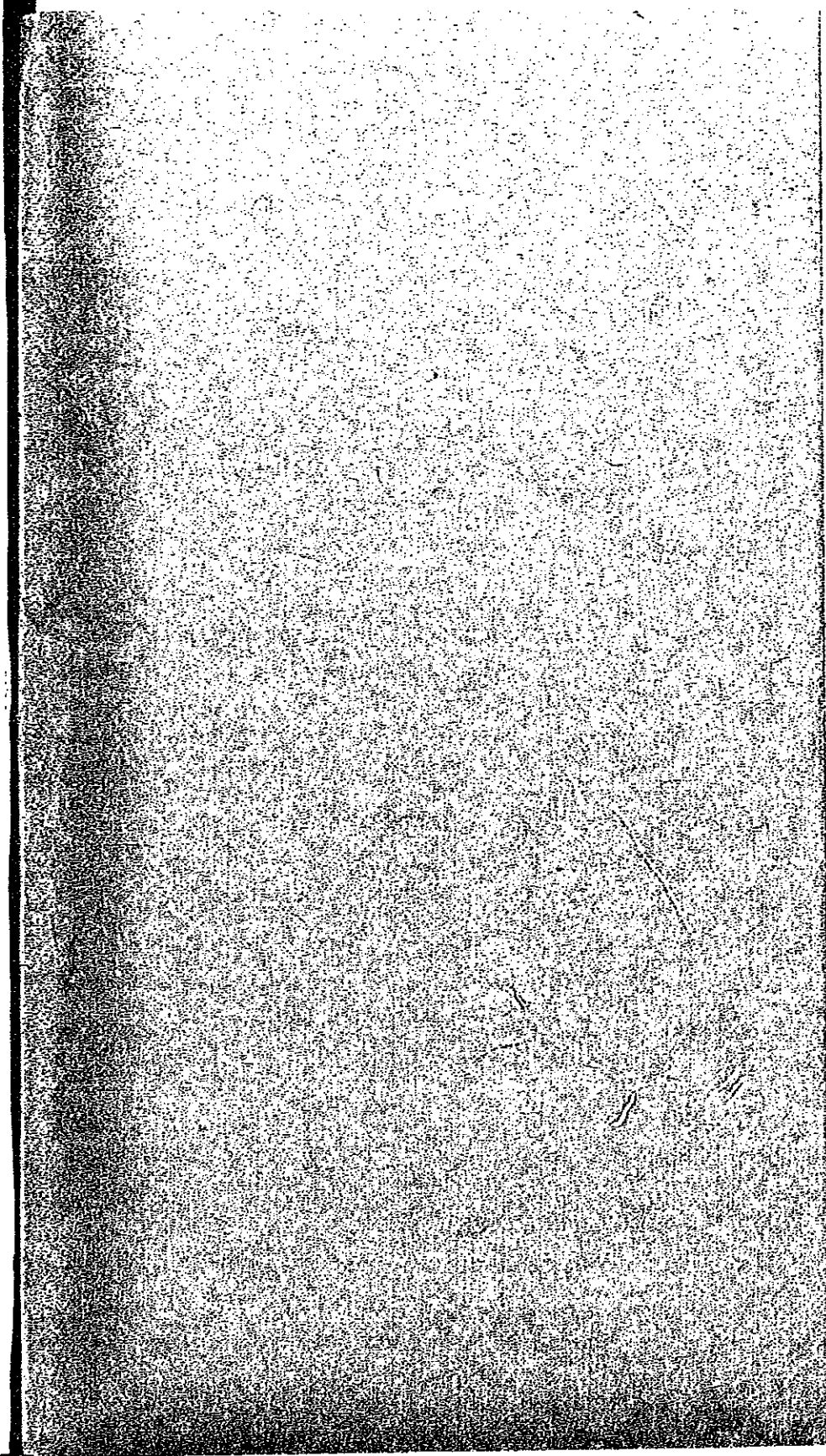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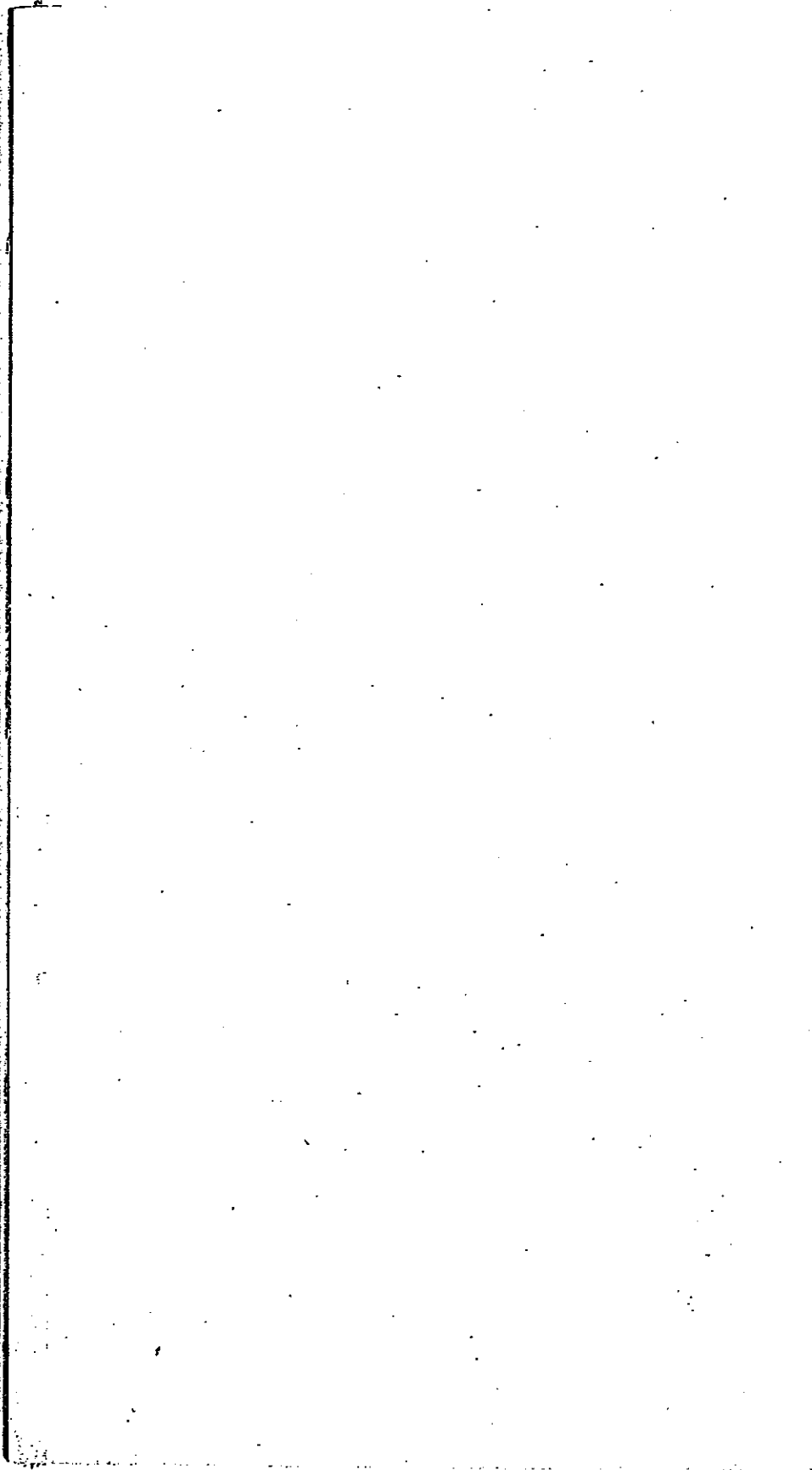


小竹寺
 九門三部
 五〇號
 一三四冊
 五八七號





兩漢金石記卷第六

自講起君濬文淵閣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大興翁方綱

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

方綱按洪氏繇釋作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歐陽氏集古錄作脩孔子廟器碑趙氏金石錄作韓明府孔子廟碑今從洪氏無額

惟行永壽二丰青龍左君歎霜月之靈皇極之曰魯相

河南京韓君追惟太古華胥生皇雄顏行口育孔寶俱

制元道百王不改孔子近聖為漢定道自天王以下

至于初學莫不驢思嘆印師鏡顏行氏聖明家居魯親

里并官聖妃左安樂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玻顏氏

并官氏邑中繇發以尊孔心念聖歷世禮樂陵遲秦
項作亂不尊圖書倍道畔德離敗聖輿食糧亡于沙
上君於是造立五行禮器樂之音符鍾磬瑟鼓雷洗觴觚
爵庶祖桓遵杞禁壺脩飾宅廟更作二輿朝車威熹
宣拊元汗以注水深法奮不煩備而不奢上合紫臺
稽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禮儀於是四方土仁聞君
風耀敬咏其德尊琦大人之意遠矚之思乃共立表

石紀傳億載其文曰

皇統華胄承天畫卦顏育空乘孔制元孝俱祀紫
宮大一所授前闕九頭以升言教後制百王獲麟來

吐制不空作承天之語乾元以來三九之載八皇三
代至孔乃備聖人不世期五百載三陽吐圖二陰出
識制作之義以俟知真於穆韓君獨見天意渡聖二
扶違越絕思脩造禮樂胡輦器用存古舊宇懇懃宅
廟朝車威熹出誠造口涑不水解工不學賈深除元
汗水通四注禮器升堂天雨降澍百姓祈和舉國蒙
慶神靈祐誠竭敬之報天與厥福永享年壽上極華
紫商伎皇代刊石表銘與軌運耀長期蕩蕩於盛瓊
授赫赫罔窮聲垂億載

韓明府名勅字赫節 穎川長社王元君真二百

洪依

氏錄釋構讀分列書
之以下不復加空格
河東大陽西門儉元節二百故

涿郡大守魯庶次公五千故會稽大守魯傅楚起千故

樂安相魯慶季公千故從事魯張嵩眇高五百相主

簿魯薛陶元方三百相史魯周乾伯德三百

碑陰

曲成侯王暘二百河南成宰蘇漢明二百其人冢土

河南雒陽种亮奉高五百故兖州從事任城呂育季

華三千故下邳令東平陸王褒文博千故潁陽令文

陽鮑宮元威千河南雒陽李申伯百趙國邯鄲宋瑱

元世二百彭城廣佻姜尋子長二百平原樂陵朱恭

敬公二百平原濕陰馬璠元翼二百彭城龔治世平

二百泰山鮑丹漢公二百京兆劉安初二百下邳周

宣光二百河間東州齊伯宣二百陳國普虞崇伯宗

二百潁川長社王季孟三百汝南宋公國陳漢方二

百山陽南平陽陳漢甫二百任城番君舉二百任城

王子松二百任城謝伯威二百任城高伯世二百相

主簿薛曹訪濟興三百相中賊史薛虞韶興公二百

薛弓奉高二百相史卞呂松口遠百騶韋仲卿二百

處土魯劉靜子著千故從事魯王陵少初二百故督

郵魯开輝景高二百魯曹悝初孫二百魯劉元達二

百故贊郵魯趙輝彥臺二百郎中魯孔宙季將千御
 史魯孔翊元世千大尉掾魯孔凱仲弟千魯孔曜仲
 雅二百處土魯孔方廣率千魯孔巡伯男二百魯孔
 憲仲則百尚書侍郎魯孔憲元上三千魯孔汎漢光
 二百守廟百石魯孔恢聖文千襄成侯魯孔建壽千
 故從事魯孔樹君德千魯孔朝升高二百行義掾魯
 弓如种都二百魯劉仲俊二百魯夏侯廬頭二百道
 西陽樂張普冲堅二百增書於上列弟故薛令河内
 温朱熊伯珍五百增於上列弟故豫州從事蕃加
 進子高千增於上列弟魯孔儀甫二百增於下列
 五行周宣光下

曜仲雅下文陽蔣元道二百增於下列弟七文陽王逸文
 豫二百增於下列弟八南陽宛張光仲孝二百增於下列
 第十行孔汎漢光下河南維陽王敬子慎二百增於下列弟十
 魯石子重二百增於下列弟十四北海劉表隆展世
 百增於下列弟十魯周房伯臺百增於下列弟十七
 山陽金鄉師曜奴口崔啟子等七人所此一十六
 又關二半字字倍小於前文在碑陰上列之極末
 近邊拓碑者多遺之是以諸家著錄多不及此
 熹平三丰左馮翊池陽項伯脩來此一十三字熹字
 行項字弟三行凡三行極細畫小隸書在碑陰中列
 第六行謝伯威弟七行高伯世二行之下從來未有
 知之者予以舊拓本諦審得之

碑兩側

山陽瑕丘九百元臺三百齊國廣張建平二百其人

處土上黨長子楊萬子三百處土魯孔徵子舉二百

魯徐伯賢二百魯劉聖長二百河南醫師胥鄰通國

三百河南平陰樊文高二百河東臨汾敬信子直千

河南雒陽左神冥二百東郡武陽董元厚二百東郡

武陽桓仲豫二百泰山鉅平韋仲元二百泰山費淳

于隨季遺二百故安德侯相彭城劉霽伯存五百故

平陵令魯庶恢元世五百蕃王狼子二百

仲元

東海傅河東臨汾敬謨字季松千時令漢中南鄭趙

宣字子雅故丞魏令河南京丁璫舉五百左尉北

海劇趙福字仁直五百右尉九江浚道唐安季興五

百司徒掾魯巢壽文后三百河南醫師度徵漢賢二

百南陽平氏王自子尤二百相守史薛王芳伯道二

百相行義史文陽公百輝世平百魯傅宛子豫二百

魯孫股三百魯孔建壽二百

亢父治真百

子二百

右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并陰及兩側永壽二年立

牛氏金石圖云高四尺五寸闊二尺二寸厚五寸
在曲阜縣孔子廟同文門西側東向碑正面十六
行行三十六字第八行皇戲統華肯高出一字前
十三行是碑正文後三行則韓相名氏暨出錢諸
人名氏與碑陰碑側相連屬者也碑陰十七行行
皆三列碑側左右各四行右側四列左側三列陰
與側皆有增書名氏故參錯不齊

韓明府名勅字种節歐陽集古錄云前世見於史
傳未有名勅者隸釋云繁陽令碑陰有程勅則漢
代不獨一韓勅也范史及漢碑所用勅字甚多是

時蓋上下通用非若後世有鸞臺鳳閣之拘雖勅

本音徠

去聲

然韓字种節程字伯嚴詳其義皆當讀

與飭同非音徠也王虛舟云書康誥惟民其勅楸
和詩楚茨既匡既勅皆以勅爲敕自漢以來官長
行之掾屬祖父行之子孫皆曰勅漢史晨碑又勅
續井復民漢書陳咸傳公移勅書而孫寶之告督
郵范史多用勅字蓋是時上下通行本無拘也至
南北朝以下則惟朝廷專之而臣下不敢用韓勅
東漢人故不忌耳方綱按誠敕之敕从束从攴其
訛爲勅者隸書之濫觴也

碑云并官氏聖妃方綱謹按集韻增韻略諸書及唐林寶元和姓纂皆不收此姓惟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十四清內有并官複姓注引先賢傳孔子娶并官氏生伯魚近日顧南原彙辨吳山夫金石文存亦皆以并爲是方綱又於國學暨江寧府學見元明加封詔書碑皆書作并楷隸相證愈無可疑王虛舟乃以隸辨爲誤蓋未之考耳何義門曰孔子娶於并官氏自王伯厚姓氏急就篇及宋本東家雜記皆作并而正義中反從流俗作开若非宋本何以析疑

張埴曰宋大中祥符元年鄆國夫人勅亦作并官氏廣韻今刻原寫作并官校者剷去二小點二小豎改迹宛然方綱按張君所援廣韻之語是宋人增益也可見宋時皆知爲并矣又按周公謹癸辛雜識一條云昔先聖本名兵已乃去其下二筆所謂異聞也不知何所本云云此公謹述其時人之言固不足信然以愚意度之似是兵與并同音因此傳述致訛以并字去上二點傳會耳然則南宋時已有誤作开者矣

碑字別體洪釋尚有未盡者如廣韻驥同驥是但

爲驥字訓耳若專訓驥字則宜當引禮記正義希
驥慕仰之義音義皆當主冀字不必主驥字也又
如土仁處土之土皆是士字又以糧爲糧以符爲
符以穎爲穎以帥爲帥以卞爲卞以霽爲霽以舉
爲舉以佞爲戚皆假借通俗之漸也至於什字吾
友錢辛楣陳竹汀皆讀爲什辛楣云什言者十言
也春秋正義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
巽坎離艮兌消息碑蓋用其語上二句言贊易下
二句言作春秋也婁機頤藹吉皆釋爲斗文義殊
難通矣方綱按婁頤釋爲斗蓋隸體實如此漢碑

斗旁未有作斗者既以釋隸爲主自不得復牽干
他說如此碑之語必盡合於經義則上句前闕
九頭是何語乎且碑語之不合經者尚多不能更
僕數也愚但知就隸書以讀碑而已此字當從婁
頤釋爲斗字無疑

程大昌演繁露云禮器碑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恐
是九月五日此說頗有見宜從之

洪氏所闕者碑正面第二行育字下是孔字第十
一行水通下是四字至於此行內出誠造下闕一
字王虛舟云是更字此當不差其云是夏字者謀

也然此字愚意尚欲闕之

碑正面第八行皇字高出一格辛楣云自皇戲統
華冒而下五十二句句皆四言獨皇戲句五言而
皇字特跳上一格書之殊不可解竊意此字後人
妄加非本文也方綱按此說非也此碑文義既不
可以格律論之而皇字筆法與前後正合後人何
從而妄加乎凡愚之讀漢碑惟以其字信之而已
耳

虛舟先生於此碑考核不遺餘力然其間舛認者
不一而足如論人名一條云舊說謂東漢承王莽

制人無二名按二名惟後漢書無之漢碑多有他
不具論即此一碑二名者便數十人可知前語無
據方綱按此碑惟王暲孫股二人稱名不稱字其
餘如庶次公傅世起以下凡二字者皆其字非其
名也

碑側傳亮子豫亦是姓傳名亮字子豫而虛舟以為太傅之官亦誤又如相行

義史一條云文陽公當是姓文名陽公或字陽公
者非公隸之公云云又如瑕邛一條云瑕邛乃地
名非人名元臺亦當是山陽所屬之地以非邑故
范史不載耳此兩地泉少人多不能不書又不可
悉書故摠而計之曰瑕邛九百元臺五百也方綱

按此二條謬誤相同而後條貽誤尤甚漢時雖匹夫之椎魯其題記於石必書郡邑未有似後來文士詩文自署小地名者蓋相行義史者官名也文陽者地名即汶陽也公百者姓也輝名世平字也山陽者郡也瑕邱者邑也九百者姓也元臺名也錢辛楣云公百九百皆複姓非出錢之數何氏姓苑云昔岱縣人姓九百名里爲縣小吏而功曹姓萬縣中語曰九百小吏萬功曹是古有九百氏也廣韻公伯複姓有魯大夫公伯寮碑云公百以百爲伯也虛舟又一條云右側惟蕃王狼子爲宸尊然不以居首而與安德隼相平陵令並列然書特縱橫於碑陰爲絕異中外賓主之辨始終秩然也方綱按此蓋誤讀蕃王二字爲外國之王耳不知蕃是邑名王其姓也

碑陰張晉仲堅仲字頤南原列入疑字內此當更考之

碑右側上黨楊萬子萬虛舟以爲萬字上从百下从冫謂從陳古白榻本細觀首無兩點中筆又不直貫上下不知當是何字俟更詳之云云然方綱今以舊本審視仍是萬字蓋虛舟偶得舊拓一本

便以爲是而不知舊拓本亦時有墨法紙質之不
同不可以概論也方綱今日審定此碑凡以舊拓
三本新拓之洗石精推者四本凡七本逐字合驗
而後定之豈敢執一哉

碑左側魯巢壽文后后頤南原隸辨作石吳山夫
金石文存作后此字之形近泐當博求舊拓本定
之然恐非石字

虛舟又云碑陰左邊細書山陽金鄉師燿等二人
合前共若干人云云方綱按此一行在碑陰結末
之極邊直下一行凡十五字非二人乃七人也七

人下有所口二字知其非復出泉之人矣似未可
槩以合前後諸人通計之也且先生既得陳古白
所搨稱爲舊本矣而何以水通下猶誤爲國字乎
以是知所謂陳古白搨本者亦未必盡可据矣
碑左右兩側洪氏所未著都南濠金薤琳瑯著之
而誤雜入碑陰之內然都南濠王虛舟吳山夫三
家皆先左而後右惟牛氏金石圖先右而後左以
今度之左三列每列四行右四列亦每列四行左
側增書者四人右側增書者一人似乎先從左書
而後至右是以勻變三列以爲四列此固情勢所

宜然矣然愚之論碑惟以字體爲主今觀右側與前筆勢尚相近而左側益橫肆不羈蓋由夫而左正變備矣諦審序銘是一手正面末數行一手其陰一手增書約二手右與左又各一手則石尾一行云七人所作謂書人無疑也虛舟乃撰出五節八變之品目曰左側別開一境右側與已垂竭是何言與此碑之妙惟虛舟激賞獨至可稱具眼而其論乃專以評時文之語囿之令人恨恨

碑陰中列第六行謝伯威二百第七行高伯世二百此二行下有細隸書三行云熹平三年左馮翊池陽項伯脩來凡十三字方綱以滁陽頌荅云美所藏舊拓本審定得之從來著錄家所未見也韓勅後碑亦見於隸釋隸續而今竟不見其石子屬曲阜桂君再四訪覓弗獲也昔年金陵鄭汝器猶手拓其文以遺朱竹垞見於曝書亭集何至今數十年間乃湮晦不見斯亦異矣据隸續所錄碑陰末一行云永壽三年七月廿八日孔從事所立即碑陰人名內云故豫州從事魯孔方廣平五百者也按此與前碑陰內處士魯孔方廣平當是兩人率字今微露右半是以姑依供氏作率字耳他

時尚覬得一遇後碑拓本補此飢渴也

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碑

方綱按歐陽集古錄作吳雄脩孔廟碑趙氏金石錄作孔子廟置卒史碑洪氏錄釋作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碑

臣第十行司徒臣雄司空臣弑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

臣第九行聖道勉口藝孔子作春秋制孝經口口五經演易繫

臣第八行辭經緯天地幽讚神明故特立廟裒成侯四時來祠

臣第七行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

臣第六行人典主守廟春秋饗禮財出王家錢給大酒直須報

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玄辯對故事辟靡禮未

臣第五行行祠先聖師侍祠者孔子子孫大宰大祝令各一人

臣第四行皆脩爵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雞口口各一

臣第三行大司農給米祠臣愚以為如瑛言孔子大聖則象乾

臣第二行以為漢制作先世所尊祠用衆牲長吏脩口口欲加

臣第一行寵子孫敬恭明祀傳于罔極可許臣請魯相為孔子

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領禮器出王家錢給大酒直

他如故事臣雄臣弑愚慙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臣稽首以間制曰可元嘉三年三月廿七日王

寅奏雒陽宮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十日王寅司

徒雄司空弑下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選其丰世

臣第十行
臣第九行
臣第八行
臣第七行
臣第六行
臣第五行
臣第四行
臣第三行
臣第二行
臣第一行

以上經通一裁雜試通利能奉弘先聖之禮為宗所

歸者如詔書書到言孔興元丰六月甲辰朔十八日

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下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

司徒司空府王寅詔書為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

掌王禮器選丰卅以上經通一裁雜試能奉弘先聖

之禮為宗所歸者平叩頭叩頭死罪死罪謹案文書

守文學掾魯孔龢師孔憲戶曹史孔覽等雜試龢旃

春秋嚴氏經通高第事親至孝能奉先聖之禮為宗

所歸除龢補名狀如牒平惶恐叩頭死罪死罪上司

空府讚曰魏魏大聖赫赫彌章相瑛字少卿平原

高唐人令鮑曼字文公上黨毛笛人政教稽古若重

規君察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孫麟廡請置

百石卒史一人鮑君造作百石吏舍功垂无窮於是

始

司徒公河南原武吳口字季高

司空公蜀郡成都趙式字意伯

官一行下 空處之末

後漢鐘太尉書

宋嘉祐七年張稚圭按圖題記

右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碑永興元年立牛氏金

石圖云碑高五尺五寸濶二尺五寸厚七寸在曲阜縣孔子廟同文門西側南向洪氏隸續碑式云碑十八行行四十字兩元嘉三年及永興元年皆平闕司徒府司空府及讚曰亦平闕弟八行制曰可高出一字司徒司空公題名在制曰可雒陽宮兩行之下與碑之下一字齊貼碑者不曉古式多有剪去制字者亦有顛倒二相題名者方綱按碑之正文至赫赫彌章句止相乙瑛以下則皆記請置守廟百石卒史之人姓字爵里也鮑曼孔麟既連綴於乙相之下而限於石格不及書吳雄趙

武之名氏而文內制曰可及奏雒陽宮二行之下

宰恰有此二段空石於是載筆者補記二人姓字

爵里於此不得謂之題名也後有宋人楷書二行

乃是附題者尔

碑云孔子十九世孫麟廡請置百石卒史一人按廡者察也訪也麟

是人名或讀麟廡二字為人名非也

洪氏所釋止豕共二字至于七之為十則隸畫小有伸縮非別體也又給大酒直大字實與大字不伴而從來無言及之者以愚見度之似是及字蓋即發字也既省發為及又省及為大耳今艸書發字亦近之姑附此說未知然否後一大字則今石

已飢第据洪所記尔又洪所闕者弟一行勉下當是學字考經下二字當是刪定此亦就石紋隱隱度之非以文義臆斷也

碑稱孔龢脩春秋嚴氏經按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下邳嚴彭祖睦孟之弟子也朱氏經義考云嚴氏流派史未之詳而其承師條下所列治嚴氏春秋者於漢史外遍徵繇釋而獨不及於孔龢何也是碑骨肉勻適而情文流暢漢繇之最可師法者不必其定出鍾傅也向者觀岐陽十鼓內丙鼓衆字或頗以不似衆字爲疑今觀此碑衆字下半雖

三人形體宜同而繇勢已有向背之異推而上之以參篆勢則丙鼓衆字竟可與此互參此碑固有疑其非衆字者矣大約三代之篆至於石鼓亦全於形勢之茂美節制變化而出之雖不可與漢繇並論而其理實有可相通者猶之漢人章奏文字有時亦可以參韓柳章法者也

魯相史晨奏祀孔子廟碑

方綱按歐陽集古錄作魯相晨孔子廟碑
洪氏繇釋作魯相史晨祠孔子奏銘無額

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蒙

厚恩受任符守得左奎婁周孔舊寓不能闡宏德政

臣下第三行

恢崇壹變夙夜憂怖累息屏營臣晨頓首頓首死罪

臣下第四行

死罪臣以建寧元奉到官行秋饗飲酒畔宮畢復禮

孔子宅拜謁神聖仰瞻棖楠俯視几筵靈所馮依肅

臣下第五行

肅猶存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即自以奉錢脩上案

食設具以叙小節不敢空謁臣伏念孔子乾此所挺

臣下第六行

西狩獲麟為漢制作故孝經援神摯曰元正制命而

卯行又尚書考靈耀曰丑生倉際觸期稽度為赤制

臣下第七行

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綴紀撰書脩定禮義臣以為素

王諸古德亞皇代雖有衰成世享之封四時來祭畢

即歸國臣伏見臨躋靡日祠孔子以大宰長吏備爵

臣下第九行

所以尊先師重教化也夫封土為社立稷而祀皆為

百姓興利除害以祈豐穰月令祀百辟卿士有益於

臣下第十行

民矧乃孔子元德煥炳光于上下而本國舊居瓊禮

臣下第十一行

之日闕而不祀誠朝廷聖恩所宜特加臣寢息耿耿

憤所思惟臣輒依社稷出王家報春秋行禮以共煙

臣下第十二行

祀餘口賜先生執事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盡

力思惟庶政款稱為效增異輒上臣晨誠惶誠口頓

臣下第十三行

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時副言大傅大尉司徒司

空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昔左仲尼汗光之精大帝

所挺顏母毓靈承敝遭衰黑不代倉口深應聘嘆鳳
不臻自衛反魯養徒三千獲麟趣作端門見徵血書
著紀黃玉韻應王為漢制道審可行乃作春秋後演
孝經早第十七行刪定六藝象與天談鈞河摘維却撰未然魏魏
蕩蕩與乾比崇

右魯相史晨奏祀孔子廟碑建寧二年立牛氏金
石圖云碑高五尺五寸濶二尺四寸厚七寸在曲
丘縣孔子廟同文門東側東向洪氏繇續云碑十
七行行三十六字兩尚書字及朝廷並平闕時副
之諸官府在尚書一行之下隔三字昔在仲尼別

作行

假借之字洪所未著者以稷為稷以土為士以教
為報以畔為泮顧氏金石文字記云益州太守高
朕脩周公禮殿記亦作畔宮也其云汁光之精者
緯書黑帝汁光紀也方言協汁也自關而東曰協
關西曰汁其云黑不代倉者與班孟堅非是對仁
不代母句法順逆不同此蓋謂周以木德王東方
木為蒼色而孔子黑帝之精不得以水代木其義
則與仁不代母同耳又云獲麟趣作端門見徵何
休公羊傳注曰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

作泐孔聖沒云云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化為赤
鳥其書乃化為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
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
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何
休漢儒此碑亦以為漢制言之蓋一時習尚之言
如此

是碑第十一行出王家穀春秋行禮家字秋字今
皆泐去其有此二字者在今日即稍舊之拓本矣
史晨饗孔廟後碑

無類

臣下第一行相河南史君諱晨字伯時從越騎校尉拜建寧元年

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乃以今日拜臣下第二行言孔子聖見闕

觀式路雲轔既至升堂屏氣拜手臣下第三行肅屑凌髣髴若

左依依舊宅神之所安春秋後禮稽度元靈而無公

出享獻之慶欽曰春饗導物嘉會述脩辟靡社稷品

制即上尚書叅以符驗乃敢承祀餘昨賦賜刊石勒臣下第四行

銘并列本奏大漢延期彌歷億萬時長臣下第五行史廬江舒李

謙敬讓五官掾魯孔暘功曹史孔淮戶曹掾薛東門臣下第六行

榮史文陽馬琮守廟百石孔讚副掾孔綱故尚書孔

立元世河東大守孔震元上蒙土孔褒文禮皆會廟

堂國縣員允吏無大小空府竭寺咸俾來觀并畔官

文學先生執事諸弟子合九百七人雅歌吹笙考之

六津八音克諧蕩邪反正奉爵稱壽相樂終日於穆

肅靡上下蒙福長享利貞與天無極臣下第九行提寫平格史君饗後部史

仇誦縣吏劉耽等補完里中道之周左庶垣壞決作

屋塗色脩通大溝西汜里外南注城池恐縣吏斂民

侵擾百姓自以城池道濡麥給令還所斂民錢臣下第十行林史

君念孔瀆顏母井去市道遠百姓酤買不能得香酒

美因於昌平亭下立會市曰彼左右咸所願樂又勅

瀆井讓民饒治桐車馬於瀆上東行道表南北各種

一行梓傲夫子冢顏母开舍及魯公冢守吏凡四人

月與佐除

大周而穢二率二⑤廿三①金臺

觀主馬元貞弟子楊景蘭郭希元

奉 勅於東岳作功德便謁

孔夫子之廟題石記之內品官楊君尚歐陽智琮

宣德郎行兗州都督府倉曹參軍事李种度

右史晨饗孔廟後碑刻於前建寧二年魯相史晨

奏祀孔子廟碑之陰凡十四行行三十六字惟弟

九行第十一行行三十五字後有正書題名四行

洪氏所未著者林即財字倣即假字也前碑畔宮以饗飲之地言故字从宮此碑畔官以文學之職言故字从官漢書諸經列于學官亦以黌序之地言之溧水又有校官碑亦言學校之官隸釋後碑亦作畔宮者訛也又末一行顏母开舍开字上二畫不伸出與前文顏母井字不同或以為井字之別體則繇勢之變不可知耳

此碑在孔廟同文門之東蓋前碑東向而碑陰乃西向故孫退谷庚子銷夏記誤以後碑為前碑也

退谷又誤以戊子為戊時褚千峯曰史晨碑後人重立下一層

字置跌眼內手不能搨故牛氏金石圖不摹入也方綱按此言重立者蓋謂後人重植于跌耳非重立也予嘗得百年前拓本亦皆前後二碑每行三十五字耳竟覓下一字不得也乾隆丁酉曲阜孔誦孟戶部請假歸予屬其命良工洗濯諸碑而精拓之且以是碑下一字諄切為訂戶部歸而視其碑則每行下一字皆深入跌嵌者寸許是以從來拓者莫能措手戶部命工人多力者舉而起之於是戊戌寄來之精拓新本皆每行三十六字計前碑凡多出十字

二行崇三行畢四行自五行孝六行明七行歸八行祀九行而十五

行魯十六行經其一行十行十三行十四行十七
行此五行皆原空其十一行十二行此兩行皆
原泐後碑凡多出五字行九行七行六行九行西
關下十一行左右下按其界格似應尚有一字吳山
夫云後六行字較大則少一字殊不知此碑原依
界格書之不以字大小而有異也然今洗原石拓
出此處乃明是空石竟無字也其第一行末洪所
關者今微露左半言字蓋謁字也謁字下尚應有
一字則是孔字而原石泐闕矣其第四行八行十
行及十二行已下然今世所行偽翻本之絳帖內
則皆石本無字有雅歌吹笙至與天無極四十字目為蔡邕書其
考字下雍有六字絳帖是就淳化閣帖重摹豈得
摹入是碑哉此必是明朝人所為耳而其時是碑
下一字尚有拓本可知矣又按是碑豐字為豐克
字有點與華山廟暨夏承碑同予嘗於華山碑跋
詳論之然於是碑亦究未敢定其書人也
王虛舟謂趙明誠金石錄有魯相晨謁孔子冢文
其略可見者云建寧元年三月十八日丙申又云
其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按自丙申至於戊子相
去五十二日三月十八日為丙申四月十一日不
得為戊子此間宜有閏月而後漢靈帝紀二月後
不書三月但書閏月以此碑證之知閏月之當為
三月且為月小盡無疑也方綱按此在通鑑目錄
何以虛舟弗之考歟今以通鑑目錄合之是碑列

是年二月至五月月朔於此

漢靈帝建寧元年戊申

据通鑑目錄二月己酉朔 是月大盡

据史晨碑三月己卯朔 十八日丙申 是月小盡

据通鑑目錄閏三月戊申朔 是月大盡

据史晨碑四月戊寅朔 十一日戊子 是月小盡

据通鑑目錄五月丁未朔

漢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

篆額十字二行漢字世身中一作一从古文也大
作亦从籀文也欠欠皆象人形故大宜从之若隸
楷作太則是
古文秦字

君諱寗字元上孔子十九世之孫潁川君之元子也

君少履天姿自然之正帥禮不爽好惡不銜考衷度

衷脩身踐言龍德而學不至於齟浮存塵埃之外矚

而記而不俗郡將嘉其所履前後聘召盖不得已乃

翻爾束帶宏論窮理直道事人仁必有勇可以託六

授命如毛諾則不宿美之至也莫不歸服舉孝廉除

郎中博昌長疾病留宿遷京府丞未出京師遭

大君憂泣踰臯魚喪過乎哀謹畏舊章服竟還署試

拜尚書侍郎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蘆可黜咎出

度日恪位佇所左袒肅拜治書御史膺臯陶之廉

怒二字據洪□□參之二字據洪□□□□律祇用既平據洪□博陵大守

郡阻山□□□□以饑饉斯多草竊罔不據洪□賊劉鼻張

丙等白日攻剽坐家不命君下車之初據洪□五教以博

□削四凶以勝殘乃□□□爰尚桓桓拊馬蠲害醜

類已殫路不拾遺斯民以安發號施憲每合天心據洪□

之所惡不以強人義之所欲不以□□□姓樂政而

歸于德望如父母順如流水遷下邳相河東大守舉

此□□君子風也未怒而懼不令而從雲行雨施據洪□

□大和海內歸公卿之任矣勞而不伐據洪有實若壺固

執謙需以病辭官去位闔□□以孝竭□餘暇渥洩彈據洪

琴擊磬□□之味而不改其靜上帝斐謔天秩未究據洪

將據師輔之紀□網□疾彌流乃碩乃□□世九建據洪

寧四年七月辛未□□□哀哉魂神超邁窮子冥冥據洪

遺孤切絕于嗟想形□□哀遠念不欲生羣臣踴咷據洪

靡所復逞夫逝往不可追子功□□□識惟君之軌據洪

迹兮如列宿之錯置易建八卦揆齋殷辭述而不作據洪

彭祖賦詩皆讚所見于時頌□□是□吏崔□□□據洪

王沛等伏信好古敢詠顯□□乃刊斯石欽銘洪基昭據洪

示後昆申錫鑒思其辭曰穆穆我君大聖之胃惇懿據洪

允元叡其元秀惟嶽降精誕生忠良奉應郡貢亮彼據洪

我□克明王道辯物居方周□□□□也正名朝無

秕政直哉惟清出統華夏化以奠成猾殄送賢倚

□庭帝重乃勛自□□正所臨如神□□□□□□

之翰先民是程宜乎三事金鉉利貞而絜白駒俾世

憤惻當享眉耆莫匪爾極大□□□邈矣不意于嗟

悲兮□□□息得得庶幾瓊焉所力咨乎不朽沒而

德存伊尹之休格于皇天惟我君績表于月青永永

無沂與日月并于嗟□□于以慰靈

碑陰

故吏司徒掾博陵安平崔烈字威考

故吏齊□博陵安平崔恢字行孫

故吏乘氏令博陵安平王沛字公豫

故吏司空掾博陵安國劉惠字伯桓

故吏外黃令博陵安國劉揚字子長

故吏白馬尉博陵博陵齊智字子周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劉麟字多公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王瑤字顯祖

故吏五官掾博陵高陽史應字子聲

故吏五官掾博陵南深澤程祺字伯友

故吏五官掾博陵南深澤程祚字元祐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國劉機字□閣

右漢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并陰孔君卒於建寧四年七月碑蓋其時所立也牛氏金石圖云碑高八尺濶二尺六寸厚八寸在曲阜縣孔子廟同文門東側西向洪氏隸續云碑篆額而行額下有穿穿下有文兩旁有暈起於圭首之半至篆處則沒其文十八行後餘二行行四十五字有闌界如碁之局也方綱按碑陰十三行其八九兩行當穿之下今故於碑陰之文按行列橫書之是碑剝泐最

甚而其陰又加甚焉凡今所錄碑陰之字皆據洪氏也

予得研山齋舊拓本止有正面其第五行膺第六行命第九行位第十一行遺第十四行辨此五字尚皆未損然洪所有而今不可辨者已有三十二字故於字旁以据洪記之至今日拓本則并此五字亦不辨矣吳山夫金石文存所載尤多空缺至十行綱下□字洪氏所闕吳山夫作而今以舊拓本諦審頗是附著于此

洪所未著者以類為類以旂為旂以繫為潔至于

得復洪音得大奚切復與而切愚按漢碑中得復
得復皆棲遲之或體耳此二字今泐
是碑全似今日正書之法不特人旁起筆不用逆
勢也朱竹垞喜作分隸而以是碑絕類曾全碑亦
未然也

張墳曰兗由博陵大守遷河東大守故史晨碑陰
題曰河東大守孔兗而此碑額題曰漢故博陵太
守孔府君者以碑為博陵故吏所建故題其前官
也王渙先為河內溫縣令後為雒陽令有一石闕
只題河內縣令予曰此溫民所造闕故只題其前
官人或不以為確得博陵碑可証吾言之不謬

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碑

篆額十字二行都字者上左筆隨點帶轉篆勢所
無不獨筆迹小異而已蓋漢人篆法已不能一概
也

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銘

此是碑之第一行另標額
目漢碑所少也額作碑而

題作

君諱宙字季將孔子十九世之孫也天姿醇嘏齊聖

達道少習家訓治嚴氏春秋緝熙之業既就而閔

之行允恭德音孔昭遂舉為庶除郎中都昌長祗傅

五教尊賢養老躬忠恕臥及人兼禹湯之臯已故能

興朴□□彫幣濟宏功於易簡三載孝績遷元城令

是時東轡黔首猾夏不□□□祠兵遺畔未寧乃擢

君興戈臥文楮之旬月之間莫不解甲服

路會眾鳴於樂崩度長幼於酬酢

病告困致仕得廷所好季六十一延熹六年正月

未□□□疾貴速朽之反真慕寧儉之遺嗣電夕不

蔡明器不設凡百叩高□□□述於是故吏門人乃

共陟名山采嘉石勒銘示後俾有繇式其辭曰於顯

教君懿德惟光紹聖作儒身立名彰貢登玉室闢

是受夙夜□□左公明明乃經二縣勅儀臥康於

時靡撫茲岱方帥彼凶人覆俾□□南敵孔鑿山有

夷行豐年多黍稱彼光觥帝願其勲民斯是皇疾

□□乃委其榮忠告懇勤屢省乃聽恭儉自終簠簋

不噉生播高譽歟令名永夫不刊垂載揚聲延熹

七年七月戊□造

碑陰

門生故吏名

篆額五字一行

門生鉅鹿瘦陶張雲字子平門生鉅鹿瘦陶趙政字

門生鉅鹿瘦陶張雲字子平門生鉅鹿瘦陶趙政字

元政門生鉅鹿廣宗捕逃字升臺門生東平寧陽韋
勳字多昌門生魏郡館陶張上字仲舉門生魏郡館
陶王時字子表門生魏郡陰安張興字少高門生魏
郡魏孟忠字待政門生魏郡魏李鎮字世君門生魏
郡館陶吳讓字子敬門生魏郡館陶文儉字元節門
生魏郡館陶錕瑱字仲雅門生魏郡鄴暴香字伯子
門生東郡東武陽梁湑字元祖門生東郡衛公國趙
恭字和平門生東郡東武陽張表字公方門生東郡
東武陽滕穆字奉德門生東郡樂平棗演字仲厚門
生東郡樂平靳京字君賢門生東郡樂平梁希字叔

光門生東郡樂平棗顯字伯英門生陳留平丘司馬
覲字伯昌門生安平下博張祺字尉松門生安平下
博張朝字公房門生安平下博蘇觀字伯臺門生安
平堂陽張琦字子異門生北海安丘齊納字榮謀門
生北海都昌呂升字山甫門生北海劇秦麟字伯麟
門生北海劇如盧浮字遺伯門生北海劇薛顛字勝
輔門生北海劇高冰字季超門生濟南梁鄒趙震字
紉政門生濟南梁鄒涂璜字紉文門生濟南東平陵
吳進字升臺門生甘陵廣川李都字元章門生甘陵
吳正賀曜字升進門生魏郡清淵許祺字升明門生

魏郡館陶史崇字少賢門生魏郡館陶孫忠字府文

門生東郡樂平盧旃字子節門生任城任城□□字

景漢門童安平下博張忠字公直故吏北海都昌逢

祈字伯憲故吏北海都昌隆章字文理故吏北海都

昌魏稱字文長故吏北海都昌呂規字元規故吏秦

山費魚淵字漢長故吏泰山華毋樓覲字世光故吏

泰山南城禹規字世舉故吏泰山南武陽蕭誨字伯

謀故民泰山費淳于黨字季之弟子北海劇陸暹字

孟輔弟子陳留襄邑樂禹字宣舉弟子下邳下邳朱

班字宣□弟子東平寧陽周順字承□弟子沛國小

沛周升字仲甫弟子魯國文陽陳裒字聖博弟子汝

南平輿謝洋字子讓弟子山陽瑕丘丁瑤字實堅弟

子魯國戴璋字元珪弟子魯國云王政字漢方

右泰山都尉孔宙碑延熹七年七月立牛氏金石

圖云在曲阜孔子廟同文門東側南向高八尺五

寸濶三尺二寸厚八寸碑正而十五行行二十八

字其穿在額之第二字中間也漢碑有額而首行

復有標題者惟此碑尔牛氏以為隋唐呂來碑式

之禮也碑陰有門生故吏名五字題額亦漢碑所

少惟是碑與鄭季宣碑陰有之而季宣陰額橫書

此直書其式又異也額五字在穿下其下三列上
中列皆二十一行下列二十行其字視碑正文獨
小

宙為孔融父後漢書駱列傳云父宙太山都尉一
本作侑碩氏金石文字記云三國志注引續漢書
亦作宙其名或作侑者蓋板本偶異至於侑字公
緒則別是一人朱竹垞曝書亭集亦同此說乃其
所著經義考承師門內泰山都尉魯孔宙季將下
復注云王粲漢末英雄記張璠漢記宙字公緒何
也又其所据隸釋列於承師條下之孔宙弟子暨

其門人門童或以郡為邑或以邑為郡魏乃縣也

或以邑為官北海劇或以邑為姓任城任城下任

關數十人中訛謬非一則又何也

此碑正文字稍大於他碑故尚不覺其泐之甚碑
陰則多所闕泐矣然實有洪釋誤而今正者樂平
盧循洪作盧精今誦審石本是循字也又高冰字
季超石本冰字三點與冰不同冰即凝字也說文
泐之壘切二水也又砾履石渡水也或从厲作瀕
即深則厲之厲字也此字冰作三點而字曰季超
恐是渡水之義若以字形論則恐是泐若以字義

論則恐是冰瀾二者之間或借或變在漢隸省便之勢皆未可知然恐未必是冰字也至竹垞經義考寫作冰則烏焉成馬矣

碑云少習家訓治嚴氏春秋蓋其先世已治嚴彭祖之經亦且見東漢經師為公羊之學者眾也碑陰門生之後繼以故吏故吏之後繼以弟子先其疎而後其親也

碑與碑陰書出二手者獨是碑耳然皆漢隸之冢醇美者即以碑正文暨碑陰文字凡數見而若帶三點或二點參差正欹無一同者凡隸之勢於此悟之有餘師矣頌氏隸辨所摹皆誤

碑字凡从糸者皆作从系系胡計切繫也糸莫狄切細絲也凡糸之屬皆从糸未有可通於糸者隸書之假借如此